



危 险 永 远 比 想 象 中 离 你 更 近

消失的爱人

GONE

【美】丽莎·嘉娜（Lisa Gardner）/著 李静/译

2013年，青外服一周年—站小高冰粉，而一年后…孤独，且…孤独，且…

消失的爱人

GONE

【美】丽莎·嘉娜（Lisa Gardner）/著 李静/译

GONE BY LISA GARDNER
Copyright: © 2006 BY LISA GARDNER, INC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5 BEIJING ALPHA-BOOKS.CO., INC.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3)第60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消失的爱人 / (美)嘉娜著; 李静译. -- 重庆:

重庆出版社, 2014.12

(FBI心理分析员系列)

书名原文: Gone

ISBN 9 787 229 08872 9

中国大学图书馆 * * * * *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60532 号

FBI心理分析员系列·消失的爱人

FBI心理分析员系列·消失的爱人

〔美〕嘉娜 著

李静 译

出版人: 罗小卫

出版监制: 王舜平

策划编辑: 张慧哲

责任编辑: 刘美慧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王丽红

装帧设计: 主语设计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bs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2.375 字数: 256千

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太平洋标准时间 星期二 凌晨0:24

她又做梦了。她不希望这样。她的手紧紧攥着床单，用力地甩着头，希望梦里的一切不要走到现实里，不要走下这个楼梯，不要走出这扇门。她不要走到黑暗中。

伴随着一声尖叫，她猛然惊醒过来，眼睛肿得厉害，似乎眼前还浮现着她不愿意看到的一切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才慢慢回过神来，看到了四周灰白的墙壁，黑色边框的窗户，还有身边空出来的一块地方。

她走进浴室，打开水龙头，让水恣意地冲洗着自己的脸颊，然后又灌了一大口温水，使劲地漱了漱口。外面的雨还在哗哗地下着。进入十一月以来，雨水似乎就没有停过。但也许这只是她自己的心境。

她又来到厨房，那张纸条还在桌子上面。已经过去七天了，她不想再看到它，但也没有把它扔掉。

她打开冰箱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：酸奶、金枪鱼、菠萝，还有鸡蛋。当她拿起鸡蛋时，才发现它们在两个星期之前就已经过期了。

算了。她又回到了床上。

依然是同样的梦境，同样的场景，同样发自内心的呐喊。

她看了一下时间：半夜一点。她干脆不睡了，起床冲了一个澡，找了一件干净的衣服套在身上，然后冲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大吼：“你他妈的怎么拼写？R-A-I-N-I-E¹。”

然后发动车子出发。

太平洋标准时间 星期二 凌晨2:47

“宝宝在哭。”他迷迷糊糊地说。

“你快起来。”

“不嘛，这次该你哄他了。”

“拜托，卡尔，是电话铃声，不是孩子的哭声。肯定是找你的，赶紧去接。”

卡尔顿·金凯德²的妻子蒂娜用胳膊肘戳了一下卡尔的肋骨，还是没反应，她只好把电话扔给他，然后迅速钻进被窝，把被子拉上来蒙在自己头上，只露出了一点咖啡色的头发。蒂娜非常痛恨半夜被吵醒，金凯德也一样，但他是俄勒冈州波特兰警察局重案组的探长，必须睿智而机敏地处理各种情况下的来电。可他已经连续八个月没有好好睡过觉了，此刻，他真是困得睁不开眼睛，却也只能愤愤地盯着电话机，然后坐直身子，拿起电话，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无比清醒：“你好。”

来电的是一名州警察，他汇报说，一名当地警察致电称，在提拉莫克县郊外的一条道路上发现一辆被遗弃的汽车，他随后赶到了现

1 蕾妮的英文。——译注

2 卡尔为卡尔顿的昵称。——译注

场。但到目前为止，他们在车辆附近以及登记的住址都找不到车主的踪迹。

金凯德问道：“车子是公共财产还是私人财产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好，赶紧查出来。如果是私人财产，我们必须经过同意才能进行搜查。你还要拿到地方检察官签发的汽车搜查令。所以，马上联系地方检察官，保护好现场，我会在——”金凯德看了一下手表，“五十五分钟之后到达。”

“是，长官。”

对方挂上了电话。金凯德开始行动起来。他已经在俄勒冈州警察局工作了十二年，最初只是一名普通警员，分配在反黑组，后来调到了重案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结了婚，娶到一个美丽的妻子，还养了一只大黑狗。八个月前，他又升级当了爸爸，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。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着，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近半年来他和妻子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，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。

孩子让他的生活忙碌不已。重案组亦是如此。

外面的雨下个不停。半夜三更被拽出被窝，真是不爽。他拿了两套换洗衣服放到后备厢，忙碌了半小时之后，他痛苦地朝床上望去，真希望刚才只是孩子的哭声。

他找出导航仪，又在梳妆台里翻弄着，拿出了要穿的衣服。他正要扣上衬衫，妻子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叹了口气。

“很严重？”她轻柔地低声问道。

“还不知道。在贝克斯维尔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车子。”

“亲爱的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驾驶座一侧的门是开着的，车子并没有熄火，副驾驶座上有一个女包。”

她皱了一下眉头：“那是有些怪异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亲爱的，我讨厌这些怪异的案子。”

金凯德穿上了外套，他走到妻子跟前，弯下腰在她脸颊上使劲地亲了一下：“我爱你，宝贝，我会尽快回来的。”

太平洋标准时间 星期二 凌晨1:14

该死，她什么都看不到。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迅速地来回刮动着，已经开到了最快一挡，却毫无效果，雨下得太大了。前方有个转弯，她反应稍微迟了一点，差点冲进河里。

她有些喘不过气来，还不停地打嗝，她在哭吗？这很难说，不过她很庆幸自己是一个人在黑夜里独行。

稍作停顿之后，她小心翼翼地把车子开回路上。好在现在是深夜，刚才的失误不会影响到别人。

她心里很清楚这是要去哪里，但却从未明确告诉过自己。如果她让自己去想这个事情，这就成了一个有意识的决定，也就凸显了“她有问题”这个事实。对她来说，貌似不经意地驶入“烧烤实验室”酒吧的停车场要容易得多。那块碎石场地上零星地停着五六辆车，大部分都是大型卡车。

都是上瘾的酒鬼，她心里想，否则谁会在这样的夜晚跑出来喝酒。

那自己来这里是要做什么？

她坐在车子里，双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。她感到自己开始浑身发抖，忍不住咽了口唾沫。她期待喝上一大口冰凉的啤酒。

那一瞬间，她内心开始动摇。

回家去，蕾妮，回到床上，看电视，看书，做什么都行，只是不要喝酒。

她抖得更厉害了。当她趴在方向盘上时，全身都在抽搐。

如果她回到家里，她会睡着。如果她睡着……

不要爬上楼梯，不要打开那扇门，不要朝黑暗里窥视。

她的内心隐藏着太多的黑暗。她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，一个坚强、果敢和理智的人。但很多时候，那些阴暗的东西总是涌上她的大脑。一切都开始于四个月之前，最初只有一点点，轻轻地搅动着她内心的某个角落。而现在，她已经被消耗殆尽，仿佛跌进了无底的深渊，看不到一丝光明。

蕾妮听到了一阵响声。

她抬起了头。

倾盆暴雨之中，她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大块头身影在向自己逼近，她没有大叫，而是迅速拿起了手枪。

喝得醉醺醺的牛仔晃晃悠悠地从她车子旁边走过去了，他永远不知道刚才自己差点闯了大祸。

蕾妮把枪放回副驾驶座上，她的手不再颤抖，她睁大了眼睛，面色发青，看起来有一种冰冷的疯狂。看来情况更糟糕了。

她发动了车子，又一次朝黑暗中驶去。

蕾妮把车子开到一条偏僻的小路上，她把车子停在路边，然后她开始找

太平洋标准时间 星期二 凌晨3:35

贝克斯维尔是俄勒冈州的一个海滨小镇，正好位于提拉莫克县的中部，坐落在高耸的海岸山脉脚下，以广袤翠绿的奶牛牧场及绵延的岩石沙滩而闻名。在警察眼里，这里的冰毒问题越来越严重。同时，小镇还有很多便宜的酒吧，奶酪也非常出名，如果喜欢这两样的话，那你一定会爱上这里。否则，你在这里就只能无所事事了。对当地的孩子们来说也是一样。

金凯德本应在五十分钟后赶到贝克斯维尔。但因为雨势太大，能见度几乎为零，再加上山路湿滑，他在雨中艰难行驶了一小时十五分钟才抵达事故现场，那里已经灯火通明。停下车子，他有些气喘吁吁，同时感到情况不妙。

好在之前到达的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。现场架起了三个巨大的探照灯，高强度的光线透过雨丝把四周照得发白。黄色的警示带围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警戒圈，外面已经聚集了不少车子。

金凯德看到了一辆警车，然后是警长的车子，还有一辆带着警灯和警铃的黑色越野车，他推测应该是提拉莫克县地方检察官的车子。如果要开展全面调查，可能需要更多的人手，还要通知法医实验室和指纹部门的人对现场证据进行采样检测，而这些都需要他来做。

从出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，他们还纠结在最根本的问题上：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犯罪现场？大多数纳税人认为，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警察应该全力以赴，通知犯罪实验室，召唤国民警卫队，调用直升机。好吧，这些纳税人真应该了解一下俄勒冈州警察局

的预算。起先，金凯德手下有十四名警察，现在却只剩下三个半。在真正的警界里，一切决定都取决于预算安排。不管怎样，他只能按照实际情况来开展工作。

金凯德把车子停在了一辆巨大的黑色雪佛兰后面。没办法，他只能走下车，冲进暴雨当中。

雨水打在他的额头上，他停了一下，让自己硬着头皮面对。没过多久，他的头发就湿透了，雨水顺着头发滴到雨衣领子下面。好了，他不用再担心会淋湿和弄得满身泥泞了，因为现在已经是这样了。

金凯德步履艰难地走到车子的后备厢处，拿出装工作设备的塑料工具箱，然后弯下腰走进了警戒线。

布莱尼警官一路小跑过来，黑色的丹纳靴上溅得到处是泥。真是不错，他穿上了警察局配备的全套雨具，包括黑蓝色的外套，看起来像是一件破旧的骑手外套，没有人真的喜欢穿它。金凯德的那件一直放在后备厢里以备不时之需，比如有媒体或者上司在场的时候。

布莱尼显然已经在这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，他的外套看起来如玻璃一般光滑，虽然戴着宽檐帽子，但雨水仍然打在他那方正的脸上，然后顺着鼻尖滴下去。

两个人握了握手。

“警官。”

“探长。”

提拉莫克县的警长和警官跟在布莱尼后面，布莱尼向他们做了介绍。站在雨中的每个人都浑身湿透，牙齿不停地打战，胳膊紧紧地抱住身体以寻求一点温暖。

丹·米切尔警官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，他很年轻，农家出身，但

是非常努力。当时他觉得眼前的场景不大对劲——车门大敞，车灯没有熄灭，发动机还在转动，一切都太像电影里的情节了。于是，他打电话给阿特金斯警长。警长并没有因为在这样的夜里被拽出被窝而恼火，而是立即赶到了现场。

警长也觉得有些意外。这位警长是个女性——全名是雪莉·阿特金斯，她的握手沉稳有力，目光严肃干练，并且不是那种喜欢转弯抹角的人。

“看看，”她打断了下属滔滔不绝的演说，“汤姆在等我们。”她用头向地方检察官那里示意了一下，这时金凯德才注意到越野车里还有个人。“我们拿到了车子的搜查许可令，根据你下属的介绍，我们确定这里是公共土地。我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过既然有人在匆忙之中丢了车子，我就不得不关注。所以，赶紧行动吧，否则我们只能给出一份乏味的警方报告。”

没有人表示异议。于是大家都慢慢地转向那辆车子，小心翼翼地朝敞开的车门走去。

那是一辆新款的丰田凯美瑞轿车，白色的外观，内饰是蓝色的针织布，好看但不花哨。车子停靠在路边，看来驾驶员很守规矩，不希望占用道路。驾驶座车门的左边是蜿蜒而蛮荒的乡村小道，右边是陡峭的堤坝，一直伸向茂密的森林深处。

就像警官在电话里说的那样，驾驶员一侧的车门敞开着，门的一角刮到了地上的沥青。金凯德的第一感觉是大部分人都不会让车门如此敞开，除非他们的腿特别长，或者是要搬进或搬出什么东西。

这一点值得考虑。

金凯德看到副驾驶座上有一个棕色的皮包。

“你们有没有检查那个包？”他问道，并没有特意指向某个人。

“我拿起过它，”米切尔警官汇报说，声音里充满戒备，“我想看看有没有身份证件。我的意思是，看到一辆车开着车灯，发动机还在转动，车门大敞，你会感到很奇怪，所以，我总要做点什么。”

“你找到钱包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长官。不过我在车里的储物箱中发现了汽车登记资料，我就是从那上面知道的车主姓名。”

“皮包里面是空的？”

“不是，长官，包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化妆品、钢笔，还有掌上电脑，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像钱包一样的东西。我把包重新放回了原来的地方。我发誓没有碰过其他任何东西。”

“除了储物箱。”金凯德的声音很温和，他并没有因此不高兴，警官说的没错——总要做点什么。

为了节约油箱里的汽油，发动机已经被关上了。发现一辆被遗弃的车辆时，你必须查看一下剩余油量。当米切尔警官到达时，车子一切都很正常，他看了一下轮胎，也没有什么问题。这就排除了因机械故障而把车子停在路边的可能性。

金凯德走到凯美瑞后面，仔细看了一下挡泥板，没有压痕，也没有刮伤的痕迹，不过由于到处都湿漉漉的，这一点现在还不能断定。他又扫视了一下四周，看看还有没有车轮印迹或者足迹，可惜大雨把地面破坏得一塌糊涂，到处都是水坑，什么都看不到。阿特金斯警长的报告来得虽然是时候，但也有点晚了。

他朝车子内部靠过去，注意不触碰里面的东西。

“车主是个女人？”他问道。

“根据登记信息来看，没错，”布莱尼警官补充道，“名字叫洛琳·康纳，来自贝克斯维尔。阿特金斯警长已经派人去其住所调查了，没人在家。”

“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描述？”

“根据车辆管理局的档案，她身高五英尺六英寸，体重一百二十磅，褐色的头发，蓝色的眼睛。”

金凯德看了一下阿特金斯警长。

“应该是五英尺五英寸，”她补充道，“暂时我不想碰任何地方，不过看上去，座位大概是这个样子。”

这正是金凯德所想的，座位调得相当靠前。他需要检查一下后视镜，当然还有转向柱。不过这一切都要等技术部门采集完证据之后才能进行。根据布莱尼所说，在他关上发动机之前，油箱里的油还剩一半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他们会联系当地的加油站，不过也许洛琳最近一直都没有加油。

雨势太大，金凯德直起身子，不停地眨着眼睛，在大脑中分析眼前的一切。

他曾经做过三年的海岸巡查警察，那时候，他经常碰到废弃的车子，数量多到让他自己都很吃惊。大海总是很吸引人的，因此很多人会开车来到这里，观看最后一次壮观的日落，对着大海吐露最后的心声，然后锁上车子，走向树林深处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不过在多年的工作中，他从未见过有人会这样离开车子——没有关上发动机，没有关上雨刮器，没有关上车灯。

米切尔说的没错，这太像电影里的场面了，感觉很不对。

“好的，”金凯德说，“我们打开后备厢吧。”

太平洋标准时间 星期二 凌晨1:45

她已经无法集中精神了，这不是个好兆头。过去，她曾是小镇治安警察，她非常清楚驾驶员的目光一旦偏离道路，哪怕只是一秒钟，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但是她真的太累了。上次睡觉是什么时候？几个小时之前，几天之前，还是几个月之前？她已经疲惫到不能正常开车，大脑似乎突然短路，她努力回想着自己昨天都做了些什么，却只能想到上个星期的事情。她好像失去了时间感，如同生活在真空中一般。

雨还在不停地下着，雨刮器还在有节奏地刮着玻璃上的雨水。黑夜中只能看到车灯发出的亮光。

在她十四五岁的时候，她的妈妈还活着，当时她有一个男朋友，他们喜欢在这样的夜晚驾车出去，驶上一条僻静的小路，关上车灯，然后在黑暗中尽情驰骋。

“嗨——吼——”他大吼着，然后咬上一大口火鸡肉。

接着，两个人在后座上纠缠在一起，车里弥漫着威士忌、汗水和避孕套的气味。

回想起那段日子，蕾妮心中感到一阵疼痛，那时候的自己多么年轻、狂野和自由，而一切都过去太久了。现在的她根本不敢在黑暗中恣意横行。

突然间，她改变了想法，开始朝一个她并不想去的地方驶去。

她想到了昆西，想起他们初次在一起的场景，他轻抚着她，然后把她搂到怀中。

“蕾妮，”他轻声说，“你要学会享受生活。”

而现在她受到了伤害。那种痛难以言喻，甚至无法呼吸。七天之后，她更痛了，像是有人朝她心口猛击了一下，她张大了嘴，却呼吸不到空气。

道路弯弯曲曲，她根本无法集中精力来应付，旋转的车轮，刺耳的刹车声，车子不停地打滑，她索性松开了方向盘和油门，她发现自己如同解脱一般，就好像是《末路狂花》的单人版，等待在大峡谷中起航，她很庆幸自己这样做了。

车子向一侧滑去，车尾甩到了中间，曾经的本能再次出现，她瞬间恢复成过去那个能力超群的女警官。她紧抓住方向盘，用力旋转，更加小心地踩着刹车，慢慢地把车子开到路边。

这时，她觉得自己彻底崩溃了。她把头抵在方向盘上，孩子般地大哭起来，肩膀抖动着，全身不停地抽搐，连鼻涕都出来了。

哭着哭着，她想起了昆西，想起自己的脸颊贴在他胸上，耳边是他的心跳声，她又大哭了起来。不过这一次并不是因为悲伤，而是因为愤怒，出奇的愤怒。

她爱他，却又恨他。她需要他，却又蔑视他。这就是她的人生。别人都会坠入爱河，别人都可以很幸福。

为什么这一切对她来说却是那么难？为什么她不能放手呢？她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场景：走廊上的台阶，打开的门，黑暗中的召唤……

像是条件反射一般，蕾妮拿起了手枪，她想抵抗，想回击，想射出……射向谁呢？她的敌人实际上就是她自己。这个疯狂的举动让她再一次恨透了昆西。如果不是因为他爱上了自己，她就永远不会知道

失去过什么。

她用手指轻抚着手枪，就在这一瞬间，她发现自己忍不住……

有人在车窗上敲了几下。

她抬起了头。

一道白光，然后一切都消失了。

太平洋标准时间 星期二 凌晨3:49

一开始，米切尔警官并不清楚后备厢里装的是什么东西。但翻看了之后，他的脸色变得一阵阵发绿，金凯德明白他一定发现了什么。

“到底搞什么……”警官跌跌撞撞地回来了，他举起双手，让自己尽量不去看那些照片。

金凯德用一只手接了过来，小心地把第一张照片举起来看了看，然后望向阿特金斯警长：“你不认识这个人？”

“不认识，我是上个月才来这里工作的。这真的和我想的一样？”

“哦，是的。”

“老天，”她盯着那辆被遗弃的车子，“看来不是什么好事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一定。”

金凯德拿出手机，开始打电话。

第二章

太平洋标准时间 星期二 凌晨4:05

外面雷声轰鸣。

昆西突然醒了过来，他喘着粗气，双手紧紧抓住床垫，浑身僵直。他翻了一个身，从床上起来了。

他大口地喘着气，强迫自己望着墙上印有大片花朵的壁纸，努力回想这是什么地方，怎么会在这里。当记忆恢复的时候，他一下子泄了气，耷拉着肩膀，垂着头靠在窗边，看着雨水猛烈地打在玻璃上。

他已经在这个家庭式旅馆里待了七天，这七天对他来说真是太漫长了。还好，这里的老板很不错。这家旅馆主要为情侣提供服务，但老板并未因他孤身一人而评头论足。每次他要求续住的时候，她也没有打探些什么。

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样的局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老实说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觉得很累很累，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真的老了。

昆西已经五十三岁了，深褐色的头发上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斑白，眼角的鱼尾纹也更深了。时光带走了他往日的英俊，但也把他磨砺成了一个睿智卓越的人。每个星期，他跑步锻炼四次，每次跑十二